

岁月凝香

杨荫蝉鸣长夏时

■黄泽佳

记忆中的夏天，底色并非空调房里的冰凉惬意，而是村口老杨树下，蒲扇摇动间升腾起的浓浓烟火气。

我生长在一个小村庄。那时，在农村，空调是稀有物，避暑的胜地便是村西地那头那排高大的杨树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暑气稍退，树下便聚满了人。大人们摇着蒲扇，闲话桑麻；孩子们嬉笑追逐，不知疲倦。而我，常是那个光着脚丫、奋力攀爬树干的人。母亲总笑称我的脚是“铁脚”——新鞋上脚没多久，大脚趾的位置就能顶出个窟窿来。

午饭后的时光，也浸染着集体的温度。黑白电视，信号飘忽，我们常要“追着信号跑”。哪家屏幕上的“雪花”少些，人影清晰些，左右邻舍便自动聚拢过去，挤满一屋。屏幕闪烁，人影模糊，甚至有时只剩下声音，也丝毫不减

大家的热情。大人们看得专注，生怕错过下一集剧情；我们这些小鬼头，虽懵懂不解情节，却格外享受这人挤人的热闹。直到催促上学的喊声在屋内外此起彼伏地响起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散去。

夏日的村庄，停电是常事。没了人造风扇的嗡嗡，我们便去追逐自然的风。那片树荫下的风最清凉，大人们便搬着板凳、马扎聚拢过去，打牌、聊天，消磨悠长的午后。而我们这些孩子，仿佛天生不知酷暑为何物，只管在烈日下疯跑、捉迷藏、跳皮筋。尘土飞扬中，个个成了“土娃娃”。

那时的瓜果，带着朴素的印记。西瓜并非随时可得，但家家菜园里，菜瓜、小白瓜、黄瓜却缀满藤蔓，出奇地丰饶。尤其是那豆角，堪称河南人家夏日餐桌的“霸主”，高产得令人又爱又

恨。母亲总念叨：“现在不吃，过了季就没了。”于是，晨起西红柿炒豆角，中午豆角捞面条，黄昏黄瓜配豆角……那滋味，是夏天最扎实的烟火气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舌尖萦绕的，尽是夏的味道、家的味道。

童年的我们似乎有使不完的劲，做不完的游戏。月亮早已悄然爬上天幕，月光洒满了归家的小路，我们的身影却仍在田野里、街巷中穿梭疯跑，乐此不疲。父母的呼唤，常常要穿透渐浓的夜色，才能将我们这些撒欢的“野马”拽回。

雨后的夏，尤为值得回味。空气被洗刷得格外清冽，饱含着湿润泥土的芬芳。蝉鸣愈发嘹亮，蛙声此起彼伏，交织成田野深处的合唱。一阵清风拂过，裹挟着凉意，瞬间驱散了午后的燥热，令人通体舒泰，仿佛整个世界都焕然一新。

那甜甜的葡萄

■张灵英

小时候，我家院子里有几棵葡萄树，藤蔓缠绕直冲相邻榆树的枝间。

葡萄树是爷爷栽种的，在我出生前就有了。姐姐后来多次对我说，我一岁半左右的时候，葡萄还都青着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嚷嚷着要吃。没人给我摘，我自己搬来个小板凳，站在上面踮起脚跟吃力地去够葡萄。三叔、四叔、大姐、哥哥、二姐、三姐，他们一群人在旁边围观，看我胖乎乎的身体摇摇晃晃地站上小板凳。在我举手伸向葡萄的瞬间，不知他们中的哪位飞跨一步上前，故意摇晃一下我脚下的小板凳，吓得我哇哇大叫，他们却乐得哈哈大笑。他们后来说，我那时辛辛苦苦摘下来的青涩葡萄，基本上都被我囫圇吞枣了。

此后，在我模糊的记忆中，每年的

春、夏、秋三季，爷爷都会忙活院内院外的果树，给它们嫁接、修剪、浇灌、除虫，看它们发芽、开花、坐果、成熟，闲暇时就坐在院子里织补渔网。在青翠欲滴的葡萄树旁，在挂满红花的石榴树旁，我们绕其膝而坐，摸他因握枪而变得弯曲的手指，看他动作娴熟地织补渔网，听他满含深情地唱《国际歌》，听他声情并茂地讲述战争年代的军旅故事。我当时由于年龄太小，听得似懂非懂，但牢牢记住了共产党、工农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、解放军、革命等词汇。

夏日的傍晚，袅袅炊烟升起又飘散，在奶奶的一阵忙碌过后，全家又围坐在葡萄架下享用晚餐。晚餐后，依旧是在葡萄架下，奶奶开始给我们讲故事或笑话、唱童谣或儿歌，欢声笑语，热闹无比。笑声飘荡在村庄的上空，大

家庭其乐融融的氛围令周围人家好生羡慕。

时光在这种舒心惬意的日子里飞逝。院子内外，各种果树次第开花了、坐果了、成熟了，榆钱、杏、桃、梨、枣、葡萄、石榴、柿子，不停地带给我们惊喜，满足着我们的口腹之欲。爷爷总是欢喜地摘下果实，慈爱地看着儿孙们享用，把舐犊之情、隔辈亲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疯玩的年龄，我也像许多孩子一样早早学会了爬树。每种果子成熟的日子，我想要吃最新鲜的，鞋子一脱蹭蹭几下爬上树枝，稳稳坐在树杈上，大快朵颐。那形象现在想来很不雅观，但当时的我却感到舒心至极。

爬树爬得最高的当属葡萄成熟的时候。有两棵葡萄树的藤蔓伸展得很远很高，低处的葡萄单触手可及，高

处的葡萄串就挂在相邻榆树的枝条上。不知是出于孩童的顽皮本性，还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爬树技艺，总之我对触手可及的葡萄垂涎而见，偏偏要爬上高高的榆树，坐在榆树主干与支干的交界处，把几乎碰到鼻子的葡萄，一颗一颗地放入口中，还边吃边向树下的人得意地炫耀。现在想来，当时炫耀的应该不仅是葡萄的天然纯净、现摘现吃的新鲜可口，还有高居树上那种登高望远、俯视四周的神气感觉吧。后来我上学了，但是习性依旧，只要树上还有果子，放学回家照样是书包一放就上树解馋。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初中毕业。

后来，随着我家几次翻新房子和院墙，那几棵葡萄树记不得是在哪年没有了。再也回不去的欢乐童年！好想念那甜甜的葡萄！

天边的云

■王艳敏

今年的夏季格外炎热。六点多下班走出公司大门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像走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。难不成要把我们都炼成火眼金睛的孙猴子？

我不由自主抬起头望向天空，蓝色的天空像浩瀚的海洋，视觉上凉快了许多。与往日有所不同的是，天上的云明

显多了，磅礴、梦幻。我喜欢看天边的云，看似静态的云实际上是悄无声息在流动着的，慢慢聚在一起，又悄悄分离开来。

大朵大朵的白云，层层叠叠，挨挨挤挤，簇拥在一起，像刚丰收的棉花，颇为壮观，更像连绵起伏的群山。我幻想着把自己包裹进去，松松软软，漫无边际，那是多么惬意美妙！有些云像流沙，稀薄绵长，在天空中似有若无；有些云像一个个可爱的小动物，妙趣横生；有些云像巨幅的油画，在天空深深浅浅的印染开来；有些云像一条白色的银河，阻隔了牛郎织女的爱情。

云原来不全是白色的，有浅灰色、深灰色，还有带着金色边缘的。唐

代诗人李贺的《雁门太守行》中有一句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，可见将要下雨时的云是黑色的。

夏天的夜晚总会来得晚一些，太阳还没完全落下，还贪恋着晚霞中的白昼。而我，已经被连日的高温折磨得疲惫不堪。于是，我改变了回家的路线，骑上我的小电车，一路向西追随那群山一样的白云。与其说追逐那团巨大的白云，不如说是想看看被白云所遮挡的太阳。它就在团团厚厚的云层的后面藏着。在夕阳的照射下，白云越发的灿烂，有些云像被点燃了一样，发出金色的光芒。

我把电车骑得飞快，生怕跟丢了似的。下了桥，穿过涵洞，右前方高楼林立，云层在高高的楼群后面依然透着金色的光芒，但没有那么耀眼了。耳边的风不再燥热。我放慢了速度，夕阳没了踪影，云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浅灰，又深灰，并且更加厚重了，几乎所有的云都

往一起聚集，想要把天空完全遮住，大有乌云压顶之势。我知道，雨终于要来了，虽然晚了些。

连日来的高温，地里的庄稼都旱了，不少人都忙着灌溉。

街上的车辆和行人明显少了很多，炎热的天气，只要出门就满身的汗水。气象台多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。然而，外卖小哥依然头顶炎炎烈日，穿梭在街道、商铺、小区。跑市场的业务人员，冒着酷暑一家一家地走访，就是为了销售他们的产品。安装空调的师傅们，整个夏天，爬上爬下加足马力工作，给人们送去清凉。还有许许多多高温下工作的人们，不能因为天气的炎热而停下奋斗的脚步……

下一场及时雨吧，田里的庄稼就能喝饱，农民会露出久违的笑脸，也能给在高温下工作的人们送去一场短暂的清凉。这厚重的云层寄托了多少人的期盼，乌云密集，大雨就要来了……

红尘百味

味道

■杨晓曦

小时候，父亲总在我读书时端来一盘蔬菜拼盘。红的西红柿、绿的黄瓜、白的萝卜，切得整整齐齐，像一幅精心摆放的小画。

那时年幼，我只顾埋头读书，从不在意这盘蔬菜有什么特别，随便吃几口便继续看书。

后来父亲病逝，每当我再读书时，总会下意识地向桌角——那里曾摆着那盘蔬菜。可抬头望去，只有空荡荡的桌面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原来那盘蔬菜里藏着的不仅是蔬菜的清甜，还是父亲的味道——清晨去菜市场挑选新鲜食材的用心，刀工里藏着的温柔，默默陪伴的深情。如今回想起来，那竟是人间最独特、最温暖的味道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学着父亲的样子，给孩子们做饭。

春天，我到田野里挖马齿苋，洗干净，烧一锅热水烫一下，再迅速浸入凉水，最后拌上小米辣、醋、生抽、白糖等。孩子们抢着吃，仿佛那是世上最美

味的东西。

夏天，我把西瓜皮削掉，里面的肉切成薄片煮汤。孩子们笑嘻嘻地喊它“翡翠白玉汤”，喝得津津有味。

秋天，我学着做辣椒酱。准备工作就要两天，熬制时通常选在下午，让炉灶的余温慢慢焖上一整夜。红艳艳的酱料被装进玻璃罐，阳光一照，亮得像琥珀。冬天，我把萝卜切成薄片，在屋外冻得晶莹剔透，再拌上十几种调料。冻萝卜嚼起来嘎嘣脆响，搭配饺子吃，别提多爽口。

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，转眼就光盘，我忽然懂了——原来父亲当年的拼盘蔬菜里，藏着的是爱的味道。

这味道，藏在凉拌马齿苋的酸爽里，藏在西瓜片汤的甘甜里，藏在辣椒酱的香辣里，藏在冻萝卜的清脆里，还藏在两代人乃至至纯的记忆里。

父母的爱，原来就是人世间最美的味道。它不会随着时间消散，反而会在记忆里愈发清晰，尝一口，就会甜一生。

别样情怀

池塘清清

■于贵超

池塘是村庄的眼眸，含着故乡所有的明媚与温柔。

故乡的池塘占地十余亩，呈椭圆形，有一种自然之美。一角连接着一条宽阔的水沟，汛期时满溢的池水可汇入村外的白马河，使其兼具排洪、蓄水之功能。平日则水色澄碧，微风中波光潋滟，倒映着蓝天白云。池塘边树木环绕。夏日暑热，这里便是人们休憩闲谈、避暑纳凉的绝佳之地。

第一缕晨曦染红了白杨树高高的树梢时，池塘边的树丛里响起了鸟儿清脆悦耳的鸣唱，小村里的炊烟被唤醒，伸了个懒腰。池塘上的青草愈显青翠繁茂，草叶上露珠滚动，仿佛昨夜星星流落在人间，金黄色的蒲公英花在晨风中摇曳，忽然一只青蛙跃出草丛，“扑通”一声投入水里，荡起的涟漪搅碎朵朵霞光。早起掐猪草的小姑娘，走过池塘上的羊肠小路，竹篮里装满湿漉漉的黎明。

太阳刚刚爬上屋顶，大人们已经在田间忙碌了，池塘边成了孩童们的乐园，钓鱼、掏泥鳅、追蜻蜓、拾蝉蜕……一片青瓦片，在清澈的水面上开出一串晶莹的笑声；一只牵着绳子的玻璃罐头瓶，从水草深处提出几只蹦跳的小鱼小虾；坡上低矮的棠梨树上，一簇簇棠梨果酸倒了牙

齿；脚下龙葵草那酸甜的浆果染紫了舌尖。

午后阳光正烈，人们难得有了片刻闲暇。池塘岸边，男人们坐在布鞋底上，粗糙的手指从烟袋里捻出自切的烟丝摞进铜烟锅，吐出一口口青烟。远处的树荫下，婶婶大娘们在洗衣物，一道道涟漪远远荡开，树影摇曳，更显时光静美。一位大婶把厚厚的湿被单叠铺在青石板上，木棒槌举起落下，优美的节奏像岁月温柔的心跳清晰地回响在我心头。

暮色渐渐从池塘里漫上来时，池塘边的大槐树下，成了热闹的饭场儿。粗瓷大碗和高粱秆馍馍围成一个大圈，人们边吃边聊，话题天马行空，气氛热烈融洽。伴着谈笑，你夹我两块豆腐，我吃你一块红薯，邻里乡亲和谐亲密的氛围像化不开的夜色一样浓稠。孩子们跟在大人身边，耳濡目染，朴素的认知和情感如池塘边的小草，悄然萌发、茁壮生长。

池塘里荡漾的清波，把人们的心灵冲刷得不染红尘，也把故乡濯洗得清丽如诗、温润如玉。夜深了，池塘上拂来习习凉风，裹着波光蛙鸣，将岸边柳荫下人们的轻鼾低语送入星空，送至岁月的最深处，在那里眨呀眨……

诗风词韵

立秋 (外一首)

■龙熠

炎热消退了一点儿
从子夜开始生出一些慈悲来
落叶轻扫凌晨的微波
星光沐浴着从天空烧落的蔚蓝
清激于心

有细碎的花粉从热浪中突围出来
在稻浪里、青纱帐里纷飞成
夏天的梦

以今日为界
金风追着玉露
在赶往秋天的路上，成为人间无数
最美的邂逅

青纱帐

鸟儿飞不过的绿海
头顶高过天空
只有风和虫鸣能自由地穿过

要给它以充足的雨水、足够的阳光和热浪
内心如水，到九月
绿色的军营里会燃起满天的篝火

从远古绵延
以北方为疆
一代一代地亮起火把
成为血脉赅续的屏障

心灵漫笔

战友重逢忆军营

■董晋生

4月的都江堰春意融融，湛蓝的天空霞光万道，云彩斑斓，仿佛一幅巧夺天工的油画，美得令人惊叹。这就是老战友的故乡。

我们坐在长途客车上，老教导员宋美喜说，1969年冬季，他到四川郫县接兵，把那里的何全兵、谢声贵、黄其富、蒋泽元、高培根等接到我们中队。这批20世纪60年代末入伍的老兵，得知我们要路过他们故乡时，一大早就在约定的地方等候。我们下车后，谢声贵握着雷满军的手眼含泪花，高培根拉着程国强说在部队对他印象很深，蒋泽元搂着宋美喜的肩膀说终于盼来了，何全兵和蔡长代握着手开怀大笑。雷满军、陈学栋在部队时和几位老兵一起生活多年，高兴地向我们介绍老战友的情况，场面激动人心，言语亲切温

暖。

这些老兵曾经风雨同舟，在一起摸爬滚打，一起站岗，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，是同一个哨位的兄弟。50年过去了，能在这里重逢，实属不易。站在那里说着问着，忘记了年龄、时间和吃饭，只顾高兴欢喜，只顾窃窃私语。

难得的相见，多年的期盼才有今天。50年重逢忆军营，你一言、我一语，说不完的知心话，道不尽的战友情。回忆着50年前神秘的警卫故事，那一幕幕现场在眼前闪现，那一个个哨位永远定格，那一颗颗红心永远忠诚，那一一张张照片永远珍藏，那一次次警卫永远难忘……

50多年前相逢，经过部队的洗礼和熏陶，大家结下了铁血友谊。那是一种最高尚、最纯粹、最平凡的感情，一种最浪漫、最动人、最永恒的情感。50年后

再次见面，昔日稚嫩的脸庞已爬满皱纹，乌黑的头发已两鬓斑白。在50年的岁月里，想念一刻也没有中断、挂念一刻也没有停止。在这欢乐的时光里，含泪牵手不松，拍肩祝福保重，不知多久才能再相见。

何全兵坐在老队长张立永身旁，嘘寒问暖，那高兴劲，真的是像打仗归来一样，脸上挂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。战友们尽管两鬓染霜，记忆中还是当年小伙子的模样。这是由部队分别50年后的第一次重逢，一张张笑脸格外灿烂，气氛是那么活跃，心情是那么愉快。

回望军旅生涯，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终生难忘，苦乐与共的峥嵘岁月铭记在心。是军营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和品格，在人生历练中风雨无阻一路前行。

在那激情燃烧的绿色军营中，我们在部队的培养下、教育下、引导下扬帆起航，享受着温暖的阳光，在关怀中健康成长。

老队长讲述着我们警卫工作的光荣历程，全中队走出了6位将军，8位师局级、20多位县团级干部。部队组建以来，长期担负着保卫人民大会堂、毛主席纪念馆等地的安全警卫工作。

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队伍中，每位战士都具备“问不倒、活地图、神枪手”的能力，人人会演唱138首历史革命歌曲，百分之八十的战士会拉二胡、弹三弦、吹口琴，连续十年被中央警卫团评为先进单位，曾先后受到周恩来、习仲勋、宋任穷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。老队长张立永的话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